

■新作聚焦

李天岑报告文学《新时代红旗谱》：

写出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

□徐 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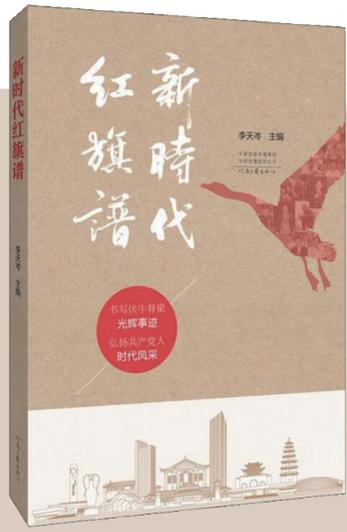
对于报告文学写作,我倾向于个性化的写作,这更符合文学采访与创作规律,能突出作家的创造性,对于集体性的书写,不免有几分担忧,觉得作者参差不齐,会影响文学的品相与品质。

拿到《新时代红旗谱》已经多日,一直放在案头。因为一部长篇书稿的改校,没有及时阅读,当最后一个校读句号落定,心情很放松,便拾起来翻翻,目录上领衔的作家,是我熟悉的南阳作家协会老主席李天岑,而对于其他作家,则知之甚少。天岑的报告文学,让人很欣慰。他的文学落点,始终对准了普通人的命运、情感、荣誉和尊严,而且写得很有感情,读来十分感动,他的单篇及合作篇品相也都不错。而对其他作者,我以一种追问、审视的目光读下去,读着读着,便放不下来了,一直读至拂晓时分。掩卷之余,让我对南阳作家群的报告文学作家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与敬意。他们的文学聚光点始终对准了大写的人,九个作者皆保持了报告文学的尊严与品相,那就是遵循文学的创作的规律,追光这个大时代舞台上普通的群众,为他们实现中国梦艰辛历程和故事而歌而泣。

其实,普通人的命运与情感、梦想与光荣,一直是报告文学精彩华章。关注人的命运情感、荣誉尊严、生存挣扎、牺牲与重生,描摹人性深处的褶皱,透视人性世界里光辉惬意的一面,或者月亮背后的阴影,写尽光荣与梦想、牺牲与重生、爱情与哀婉、生存挣扎与尊严,展现出人性的多重维度,这种文学才有高度和深度,才能涵盖人性之光、人性之暖、人性之暗。某种意义上,既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个诠释,更是从普通人的角度来折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和发展前景。尤其是当今,新时代给报告文学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舞台,这是一种历史天择,更是文学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赋予。李天岑与南阳报告文学作家群,就是这种文学观念的践行者,先行者。他们写的普通人圆梦的故事,上承天心,下接地气,令人特别欣慰的是,作家始终有人民的倾向、视角,叙事的落点聚光在了人的理想、志向、初心和情感,尤其写出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之后,努力向上的力量。无论是二十年如一日扎根山村教育的乡村教师张玉滚、立志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的猪苗秦英林,还是抗美援朝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后解甲归田当农民,藏有20多个军功章却几十年却无人知晓的解建业,等等,书中诸多人物都栩栩如生。

写普通人的故事,并不等同于表扬稿。《新时代红旗谱》中的十个人物,有时代楷模,有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也有中原大地的先进典型,更多的则是南阳本土中国梦的践行者。写这些先进模范的故事,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们的故事早已在媒体上大流量曝光,在河南当地家喻户晓。乍一看,给报告文学作家留下的空间不大,囿于

“写出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作家须有时代高度与独特的发现。我们正走向一个新时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给报告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与空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正走进一个强大写实的时代,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有新的担当又有新的高度,要站在时代前列,对这片国土上的英雄楷模有自己新的发现与思考。”



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家只好采取正面强攻,以刚示强,以面代全,一副调门很高的美声唱法,很少触及这些平凡人物的苦楚、挣扎与感伤,甚至不愿触及生命之旅的旧时疤痕,把英雄赞歌写成了表扬稿,将传奇故事整成了流水账,把独特的生命乐章写成了记事簿,鲜见命运起伏、情感波澜,更无茫然与忧伤,本来人间烟火味很浓的人物,成了冷冰冰的英雄,读者不买账,觉得离他们太远。而南阳报告文学作家群深谙写作之道,甫一出手,让人眼前一亮。这部作品书写的都是普通人的家长里短,却无零碎之感,写出了小人物的命运挣扎,却始终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写出了那种源于中原一带的古道热肠,可以说是一部新时代的桐柏英雄传。究其原因,它文学的坐标始终没有偏离人,始终围绕着的命运、尊严,围绕人的光荣、梦想,围绕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和奋斗。尤其是书中写到的独臂党支部书记李健,颇有点水滸英雄的感觉。一家六口有四个残疾,命运对他们太残酷,生活几乎毫无希望,可是李健身上滚动着千古的中原魂,那种属于这块黄土地的特有的品质与精神,令他绝不向命运低头,一家人人心宅厚,坚毅顽强,自强不息,在自我救赎中逐渐实现了精神的涅槃。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众人的爱心。李健是个农电工,没有什么身份,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他在昏迷中被送到医院,医生觉得必死无疑,甚至只让交四百块住院费,象征性地安慰一下家属,

建议其处理善后。可李健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在组织的帮助下入了党,当了村支部书记,带着大家一起致富。在李健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古魂,看到了河南人民的韧性、顽强,看到了革命老区桐柏的英雄之魂,还有至情至义的华夏魂。这样的细节在十个英雄身上比比皆是,让人特别感动。可以说,《新时代红旗谱》为聚新时代楷模、英雄人物的写作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写出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作家须有时代高度与独特的发现。我们正走向一个新时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给报告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与空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正走进一个强大写实的时代,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有新的担当又有新的高度,要站在时代前列,对这片国土上的英雄楷模有自己新的发现与思考。因此,作家的视角要提升,作家初心和文心要下沉,落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去。《新时代红旗谱》从十个普通人身上,挖掘和展示了作家自己独特的发现与思考,说真话、有高度、接地气,以基层作家的情怀、冷峻的文学精神,客观、中道的文笔,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书写新时代的新人物的群像。

中国报告文学需要《新时代红旗谱》这样的书,它写出了小人物的尊严、使命感,让人看到了中原大地上的希望。这是一部百姓之书,更是时代之书,充分体现报告文学真实的魅力和力量。

■关 注

戴军的《心谣》写的是宜兴的民谣。在传统的文学中,民间文学一直是个重要的存在,并且对人文文学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风就是民歌,楚辞也受民歌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民歌更是一时之盛。唐诗宋词那么发达,也还是难掩民歌的光彩。到了明清两朝,民歌不但很盛,而且因地域、音乐有了流派与体式,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歌民谣,出现了不少民歌民谣的选本。

民歌民谣的作用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在教育与书面表达不发达的漫长的历史期,口头创作与传播成为文化产品重要的生产方式,几乎每一种书面作品都有它的口头副本,或者,有另一种属于民间的口头文本。历史、宗教、教育、工艺、农事、军事等等,民间的口语文本几乎构成了与书面文本平行的百科全书,当然,也包括文艺内容。而其中,口语文本中的韵文因其朗朗上口而易记易诵,其传播之盛、影响之大远不是现代书面与网络文明时代所能想象的。怀想遥远的年代,行吟诗人与民间艺人们风餐露宿,走街串巷,借助一把琴,一面鼓,或者就凭一张嘴,便能口生莲花,咳玉吐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日常百用,贵到皇亲国戚,贱到贩夫走卒,远者盘古开天地,近者城头大王旗……这是多么宏大的叙事,又是多么亲近的吟唱。它们如风似雨,吹遍田野,滋润人心。戴军对此有极深刻的认识。她说没有这些歌谣,就没有那“无处不在的文明教化。尤其在民间,它们融进了歌谣里,戏文里,评书里,融进一切传统的娱乐活动里。它们生动有趣,曲折感人。有的新鲜刺激,人们闻所未闻;有的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让人有强烈的代入感。那种润物无声的功力,真的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正因为民间文艺包括民歌民谣在内这么大的创作量和影响力,特别是因为书面表达的限制而转移到口头创作的文化冲动,使得它们对其他艺术门类具有了源头活水般的滋养,以至于官方与文人艺术家们经常要到民间采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许多经典的文艺作品都源自它们,以至形成了具有艺术史、语言学史与传播史意义的互文现象,比如戴军书中锡剧《珍珠塔》与当地唱道情《十二月花名唱方卿》的比较。这本书里收录的许多作品令人称赏不已,像《长工歌》《哭嫁歌》《闹新房》《十二房媳妇》《十个姐姐梳头》《田家乐》《我同小妹》《卖杂货》《织十景》《小孤孀》《十二瓦铜钱》《功夫戏赌》《摘青棵》《远亲不如近邻》《鱼做歌》等等。在我看来,《阳羡十景》比许多导游词好多了;《十二月鲜歌》完全可以制作成美食的文创;《廿四节气》让孩子唱唱也是很好的科学教育;《十劝人》其实与当今社会的文明导向也是相融的。我对《思情郎》的叙事结构感到十分惊奇。闲怨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但我还没见到过这么唱的。作品以一个年底盼望在外做生意的丈夫回家的妻子的口吻,一天一天唱过去。年关岁底,每天都有每天的艰难,更不满、担心和埋怨。唱到正月初五,终于把丈夫唱回来了。那丈夫为什么过了年这么久才回来呢?好像这才是重点,不料曲子不管不顾地就一句话作了结:“奴家你莫骂,官司打天下,洋钱钞票用了一大把,没回来看奴家。”什么官司?用了多少钱?哪儿用的?怎么用的……都不说了。这真是大胆的艺术,才开了头就结了尾。文人们显然不敢这么写。

看得出,戴军在收集整理当地的民歌民谣上花了相当多的功夫,而且有着较深的研究。民歌民谣是专门的领域,涉及到历史、风俗、语言、音乐、表演,以及地方志、科技,甚至化学与人类学。研究者要有这些方面的素养才行。当然,更重要的是情感,是对乡土文明与民间艺术的敬畏。戴军显然是民歌民谣的知音:“民谣就像茅草根,苦叽叽,甜萋萋,它来自泥土。草木本无心,不求美人折。你不能离开实际去要求它做到独特、新颖、深刻、唯美。事实上,它若真的依了你,它就不是民谣了。”本书不仅是对地方民谣的搜集、打捞,更是怀着深情,对这些日渐湮没的民间艺术的解读与鉴赏。每个读到此书的人都会对戴军的评赏报以会心。

阅读之前,对戴军的这部作品是有一定的想象的。在倡导挖掘传统艺术、保护文化遗产的今天,各地都在开展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成果也不少。但是,戴军的这部作品却不是我以为的诸如宜兴阳羡民歌集之类,而是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一部集小说与非虚构于一体的很有创意的作品。它以省城的姚老师也就是“我”为叙事人,以搜集整理阳羡民谣为故事线索,串起了一次完整的叙述,塑造了胡阿喜、陈三林、赵姨、马师傅、小满婢等众多人物形象,中间还又故事套故事地安排了唐依依与建生、尹雪梅与魏老师的插叙,他们是唱着故事的人,是本身充满了故事的人,或者是活在故事中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民谣人物。戴军搜集的宜兴民谣资料一定很丰富,编一本当地的民谣集应该绰绰有余,那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以为怎么写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更是作家对题材的理解,它根植于作家的文化思考。戴军一定遇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者是困惑:过去唱遍家乡山山水水的民谣哪里去了?民谣应该在哪儿?是在书本里?博物馆里?它们只能是遗产?还是应该在生活里?在人们的口头耳畔?我想她的答案一定是后者。这也是今天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每一个接触到非遗产品前生今生的入都会陷入深思而又深感无奈的事情。所以,戴军采取了这样的写法,她复活了民谣,她重新让民谣回到了这方土地,回到了百姓中间。在舞台,在茶肆,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因为民谣,不相识的人们走到了一起;因为民谣,失散的人们得到了团聚;因为民谣,民间的创造重新迸发出了活力。戴军特别写到了新媒体。看得出,她在努力,她希望古老的民谣能在全球媒体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她相信,老去的不过是那些曾经的旧时光,不老的是民谣的心。戴军面对当下民谣境遇说出了自己复杂的心情:“我不甘心古老的艺术最后都变成了化石,变成现代人窥探历史的敲门砖。当然,相比那些淹没在岁月尘埃里的古老艺术,活化石和敲门砖也算是一种幸运的存在。但我还是希望它们以一种生命的形态活在当下,带入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我非常同意戴军的话,希望民间依然是个有创造力的民间,希望还有那些活泼的散发着天真与本色、野蛮生长、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虽然,我知道民间文化的土壤已经大量流失;我知道以现代消费为基础、以现代技术为支撑的流行趣味统治了几乎所有文化产品的生产;我也知道城市的虹吸差不多抽空了乡村,而扁平化的社会已经使民间变得非常稀薄。但是,对文化多样化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不应该唱同一首歌,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歌,这些歌说着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别人或他们不知道的故事、情感和梦想。当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新群体为主体,和以新媒体搭建出的新平台作为新的民间的基础得到夯实,在新媒体上,人们唱起了古老的民谣,更重要的是,贡献出我们新的民谣。这才是一个美美与共的、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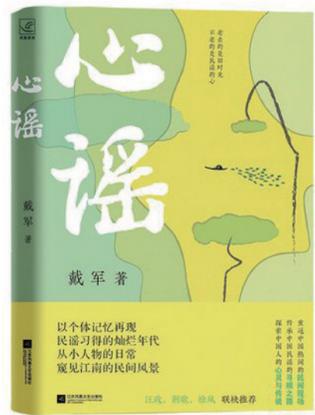
戴军的《心谣》写的是宜兴的民谣。在传统的文学中,民间文学一直是个重要的存在,并且对人文文学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风就是民歌,楚辞也受民歌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民歌更是一时之盛。唐诗宋词那么发达,也还是难掩民歌的光彩。到了明清两朝,民歌不但很盛,而且因地域、音乐有了流派与体式,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歌民谣,出现了不少民歌民谣的选本。

戴军的《心谣》写的是宜兴的民谣。在传统的文学中,民间文学一直是个重要的存在,并且对人文文学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风就是民歌,楚辞也受民歌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民歌更是一时之盛。唐诗宋词那么发达,也还是难掩民歌的光彩。到了明清两朝,民歌不但很盛,而且因地域、音乐有了流派与体式,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歌民谣,出现了不少民歌民谣的选本。

让我们唱起那些歌

——评戴军《心谣》

汪 政



唱响科学家精神

主题沙龙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支持,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学文化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中关村公共卫星应用技术产业联盟联合承办的“唱响科学家精神”主题沙龙活动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十届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六届副主席徐善行,全国政协十三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副部长刘利华,解放军原总参四部副部长、通信与电子对抗专家倪宏强,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光学专家周立伟等参加活动,《科学家》杂志名誉总编辑向阳主持。

沙龙吸引了来自科学界、文化界、产业界、媒体界的专家学者参与,大家紧紧围绕科学文化与科技创新、运用文艺等形式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等话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认为,应该运用文艺等多种形式,弘扬科学家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理性质疑、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会上播放了《曾经的选择》《稻子熟了的时候》等8首颂扬王选、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歌曲,大家共同缅怀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及精神,展望新时代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欣 闻)

《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新书发布

本报讯 11月25日,由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李庆本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新书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据悉,《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是李庆本及其团队历时10年打造的一部

学术专著,以跨文化阐释学为理论依据,从传播者角度研究了中华经典的跨语际传播和跨媒介传播。与会专家认为,该书通过实证调研方法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的创新,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李 菁)

在刘小川看来,苏东坡是罕见的生活大师、社

第四届中英无障碍艺术论坛举办

本报讯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的变革性解决方案——创新在促进无障碍和公平世界中的作用。12月3日,英国文化交流协会、北京身身不息文化交流中心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联合举办第四届中英无障碍艺术论坛,继续倡导文化艺术中的平等、多元与包容。基于前几届论坛的成功经验以及推动中英艺术家在残障艺术领域合作的成功案例,今年论坛以“联结与行动”为主题,邀请嘉宾分享他们在无障碍艺术联结与行动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副主任白怀德说,当大家都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残障人士可能会遭遇更多困境。我们遵循并致力于

传播“残障社会模式”理念,即造成困境的往往不是人的自身缺陷,而是社会态度及种种现实壁垒。艺术和文化作为强大的工具,有助于打破困境,帮助残障人士增强韧性、树立信心,培育富有归属感的公平空间和社区。论坛包括主题演讲与圆桌讨论两部分。主题演讲呈现了5位演讲者充满动力与反思力的无障碍艺术历程,圆桌讨论以“文化机构中的残障自信”为主题,邀请残障社群代表、业界专家学者进行对话,鼓励文化机构引领包容性文化发展,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本届论坛采用多平台线上直播的形式,同时还设置了手语翻译、中英同传、实时中文字幕等无障碍支持。(小 辰)

专家研讨何如诗集《生活》

本报讯 近日,“生活源自闲谈或隐秘——何如诗集《生活》分享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刘登翰、道辉、夏敏、阳子、周丽、夏炜、江小鱼等诗人、评论家,围绕何如诗歌的思想艺术特点进行探讨。何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活》,收录了她自开始诗歌创作以来的长诗和短诗精选。与会者认为,何如的写作将诗与思打通起来,将来自现实生活的复杂情感以陌生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使其作品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在其看似简洁的语言中,总有令人深思的内涵;看似单纯的文字中,隐藏着诗人对生死命题的深刻思考。在艺术上,她的诗歌充满对音响与色彩的捕捉,行句之间具有蒙太奇的效果。(闻 讯)

《催眠师甄妮》用爱疗愈时代病症

本报讯 睡眠不足及失眠,已经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背后牵扯着无数复杂的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抑郁、焦虑、忧愤,既是时代的病症,更是人性的困局。重庆市作协主席冉再的新作《催眠师甄妮》,借助催眠和心理治疗的窗口,生动展示了当前时代的丰富世相。书中既有焦虑与希望并存的广阔时代背景,也有沧海桑田的复杂历史纵深,更有显示人类情感和人性深度的精神疆域。

爱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和灵魂。主人公甄妮经历了情感生活的一败涂地,为尝试自救和助他而学习催眠术,从早年的褊狭自傲一步步走向宽容柔韧。甄妮的蜕变之路恰好对应中国社会转型嬗变的10年,其中有被忧苦现实和人性弱点折磨的“都市病”患者,有回乡启蒙、扶贫治愚的乡村建设者,也有恪守正义善良底线的普通人,所有人的命运沉浮无不与时代和地域环境紧密关联。

作者在持续10年的写作过程中,反复深入到社区、医院和心理咨询工作室搜集一手素材,数易其稿,力求从历史、现实、情感、心理等多重维度让人物立体、清晰、可感,客观呈现人物的绝望与救赎,体谅他们的过失与谬误。甄妮从小我迈向大我,从有限迈向无限,在寻获信爱与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唤醒了那些灵魂无处安放之人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的心灵史。(白 木)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中欧协会文化委员会、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怀疆之夜·感恩”丁毅从艺45周年音乐会将于2023年1月8日在京举办。此次音乐会以“感恩”为主题,旨在更好结合时代特征,传承和弘扬民族艺术,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届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男高音歌唱家丁毅将携手众多知名艺术家共同登台献唱,为观众奉献一场音乐文化盛宴。丁毅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是他从艺的第45个年头,自己将以最佳状态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对恩师栽培的感谢和对支持者多年的感激之情。此次音乐会由北京《放歌中国》节目制作中心承办。(王 覓)

丁毅从艺四十五周年音乐会

会斗士和热血智者。“打不死的苏东坡,像个气球一样,你越往水里投,我越要往上冲。”苏东坡一生坎坷但依然乐观积极,值得现代人学习。杨惠谈到,《苏东坡三百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从中可以看到苏东坡对人生苦难的超越,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华丽转身的瞬间。“我们在给学生宣讲苏东坡的时候,经常告诉他们不要神化苏东坡,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当他的价值体系发生崩溃以后,他会有重新构建的能力,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存在,才让他成为我们现在所认可、所崇拜,而且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苏东坡。”(北 洛)